

## 如果把宝黛读进了心里

·钟倩

潘向黎的新书《人间红楼》穷尽心力向内求索，集家学底蕴、小说思维、女性视角于一体，将文学巨著放在柴米油盐、风雨泥泞的人世间进行审视。潘向黎以小说家的名义与曹雪芹展开精神对话，探究人物命运、服饰美食、家族盛衰等；她以“非常情”正邪两赋的独特视野，置身烟火漫卷中回望“红楼”世界，勘探精神细节、探寻人性真相。

全书始终贯穿一条“文学金钱”，即品鉴红楼、悲悯众生。作为“中国式”顶级人情教科书，《红楼梦》包容各种冲突和情感矛盾，同时又被“雅”的艺术所包容着。她的点滴发现与洞见，她的处处共情，本身也是以“红楼一梦”叩问人生的终极意义，教我们重塑爱与被爱的能力。

她换衣上妆，后来他在窗下偷听，感叹“平儿竟能如此体贴自己”……最是细微处见真章，他人眼中“无感”的举止，却是曹雪芹心目中的赤诚。

往小处说，这种关系是感同身受的慈悲，属于懂得的至高境界；往大处看，他们彼此尊重、理解、接纳，他们的生命完成度颇高，势必在现实利益博弈中付出一定的代价，要承受被误读和被嘲讽的心理压力。小角度知己有多“精微”，生命的层次就有多丰盈。以“男一号”贾宝玉为例，作者从“局外人”角度梳理他的超常规举动，识人高下、尊重女性，但是他也有出身贵族的弱点，那就是遇险先保全自己，犯错惹麻烦并无道歉等。“宝玉的仁慈和温柔只在一个狭长地带，一个属于个人、内心、审美、求新求实、高雅趣味的狭长地带”。此狭长地带也是精神的“断裂带”，出了这个地带他是一个缺乏现实感和没有担当的人，作者将他的艺术型人格的光彩与暗面分析得淋漓尽致。

美国汉学家浦安迪在《〈红楼梦〉的原型与寓意》中提出“互补二元性”思维模式，为小说叙事提供更为全面的立体视角。小说家潘向黎自然深谙这个道理，她往前更进一步，开启360度无死角、无滤镜模式，具体表现在对人物、人物关系、小说布局的深度开掘上。她看透宝钗的周全，通过与黛玉对比，揭示她超越年龄的分寸感，一句“只有雪的冰冷，没有雪的洁净”，暴露出哪怕吃冷香丸也根除不了热毒；她厌恶“袭人式世故”，引用清人涂瀛的评价“柔奸”，袭人以“一切为你好”靠近宝玉，最终是类似赌博的攀炎附势；她痛惜晴雯的天亡，从带病补裘、撕扇子阐述性格特征，她的症结在于风流灵巧招人怨，贾母的收留和宝玉的厚待反而害了她，“她的自由如汹涌的水流完全溢出丫鬟、下人的沟渠”；她赞赏贾母身上的贵族气，“一种带着英气的随性自在、洒脱不羁”，看戏时的赏钱提前剪开红绳，往台上倒时听一个满台钱响。

书中有个高频词：千足金，对应“非常情”，即超越功利的审美价值，高于现实的精神财富，这也是对“无用”之“大用”的最好注脚。关键时候，晴雯愿为宝玉拼命，“这种赤诚无私、肝胆相照，近乎侠”，氤氲的情与义万足金。钗黛交往，映照迥异价值观，“作为人生过程论者，黛玉对宝钗的信任和亲近是千足金的。作为人生目的论者，宝钗对黛玉的好杂质较多，不是千足金”。还有《从贾探春到林徽因》，由“明白体下”的贾探春联想到女建筑师林徽因，称赞她是“穿裙子的士”，“优秀的灵魂都是雌雄同体的”。此外，作者还深入探究《红楼衣裳与江宁织造》的历史渊源、小说发生地与虚构空间的原型考证，强调小说是虚构的艺术，“如果你把宝玉黛玉读进了心里，那么大观园也时时刻刻在你心里”。人人心中都有“红楼一梦”，这正是我们不断重读此书的深层缘故。

木心说过：曹雪芹的伟大在于两极，一是细节伟大，其次是整体控制的伟大。潘向黎很好地将这两者驾驭其中，用心体会、用情共鸣、用学识和修养对话，捧出一部耐读有趣又思想丰赡的灵魂之书，于她是对自己文学创作的“画外音”，于读者则是热爱生活的“心灵史”，有利于我们在世俗焦虑中找到自己的位置，从而获得心灵的自由和精神的富足，过一种有尊严、有情的美好生活。



◎ 史铁生 / 著  
湖南文艺出版社  
读后  
《我与地坛》

在人生征途中，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执笔人，时而挥毫泼墨，绘制欢乐与梦想的绚烂图景；时而静默沉思，直面忧伤与困惑的黯淡时分。此时，我正拜读史铁生名作《我与地坛》。一本好书犹如夜空中璀璨星辰，引领我们穿越心灵的迷雾，找寻归途的安宁。史铁生的这部心灵之作，便是这样一盏明灯，无论心境如何，它总能以其独有的韵味，触动心弦，引发共鸣，赋予你我深刻的启迪。

我们热衷于细数人生路上的点点滴滴，将每一次挫败视为荣耀的徽章，每一次成功当作炫耀的资本。然而，岁月流转，那些曾经的自负与自满渐渐褪色，取而代之的是对生命更深层次的体悟与敬畏。在《我与地坛》中，史铁生以质朴无华的语言，缓缓铺陈自己与地坛不解之缘的故事，以及在这片静谧之地，对生命、命运、死亡的深刻省思。这份跨越年龄界限的共鸣，让读者在赞叹作者之余，也不禁回望并反思自己的成长轨迹。

短篇《好运设计》，这个平凡字眼下蕴藏的深刻哲理，在史铁生的笔下绽放异彩。他通过细腻入微的笔触与深邃的思考，将“好运”从表面的幸运与不幸中抽离，引向对生命本质的探寻。文中“我又走回来了”一语，不仅是人生轨迹的回顾，更是对生命意义重新定位的宣言。史铁生认为，真正的好运不在于外界赋予的优待，而是源自内心对生命现状的接纳与和解。当我们学会放下对完美人生的执着，转而珍惜每一个当下，无论顺境逆境，都能发现生命的价值与美好，这便是最真挚的好运。

文集不长，文字道不出史铁生人生经历的全部，但尤为动人的却是他在作品中展现出的豁达与悠然。面对身体的局限与生活的艰辛，他非但没有沉沦于自怜，反而以超乎寻常的坚韧与乐观，感悟世界的美好，探寻生命的真谛。在地坛四季的轮回中，他见证了生命的坚韧与不屈；在与母亲温馨的回忆里，他体会到了亲情的深沉与伟大。这份心境，赋予了作品强大的感染力与温度，激励着每一位读者，无论遭遇何种挑战，都能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，勇敢地拥抱生活，珍惜眼前人。

在文字间寻觅力量，于段落中迸发情感。阅读至末尾，合上书页闭眼沉思，好似思绪横跨数载与史铁生先生频频震动。《我与地坛》不仅是一部触动心灵的文学作品，更是一部蕴含生命智慧的宝典。它教会我们在喜悦时保持谦逊，在困惑时寻找方向。史铁生先生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思考，为我们绘制了一幅幅关于生命、命运、好运的壮丽画卷。在这些画卷中，我们或许能找到自己的影子，更可能领悟到生命的真谛。翻开这本书，便是踏上了一场寻觅心灵慰藉与生命意义的非凡旅程，这正是《我与地坛》赠予我们的珍贵礼物。

心灵的慰藉与生命的沉思

赵政博

私读

《人间红楼》



洞悉悲喜、爱恨、冲突、离合与命运  
俯仰真伪、清浊、高下、性灵与境界

凤凰文学奖  
重磅获奖作品

小说家潘向黎和小说家曹雪芹  
关于至情与人性的酣畅对话  
40年细读《红楼梦》心血之作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世家风范 江南华章

潘向黎的父亲是复旦名师潘旭澜先生，出身于书香门第，使她自幼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，此前出版的《梅边消息：潘向黎读古诗》《古典的春水：潘向黎读古诗十二讲》等就是与古人对谈的至情之作。《人间红楼》很好地延续了这种风格，她以家学为骨、阅历为肉、文学经验为引子，进入到红楼内部。

倘若把大观园比作一座构造奇绝的房子，从前门、后门、侧门进入，对应着不同的人文风景。作者独辟蹊径，选择“夜晚时间”进入，陪着“女一号”林黛玉失眠，为因病卧床的晴雯支招，给“太懂事”的宝钗“把脉”。与此同时，她避开世俗喧嚣，以“小角度知己”诠释曹雪芹的苦心孤诣。所谓“小角度知己”，是一种特殊的、纯度颇高的感情关系，因为“非常高难度而小概率”，所以关系稀有且彼此珍惜。通俗地说，就是超越功利目的，肯以“非常情”方式付出代价，建立在两颗独立灵魂之上的“斯拉斯敬”和彼此信任。譬如，妙玉对宝玉、黛玉对妙玉、平儿对宝玉等。妙玉请宝玉吃体己茶，把自己的绿玉斗给他喝茶；黛玉在栊翠庵里安静喝茶，妙玉说她“大俗人”也不在意；第五十回，宝玉冒雪去栊翠庵向妙玉讨梅花，第六十三回，宝玉过生日收到妙玉的帖子，上面写有“槛外人妙玉恭肃遥叩芳辰”，以及第四十四回平儿受了委屈，宝玉安排

◎ 潘向黎 / 著  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